

游离在大男人股掌间的天下

第一美女

西施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西施



董云卿◎著



充满肉欲、仇恨、贪婪和血腥杀戮的畸形舞台上，飘然着一张美艳绝伦的容颜，其撩人勾魂的黑眸，娇嫩如玉的肌肤，玲珑有致的身姿，洋溢着无限妖妖娆媚，令人意乱情迷，为之颠狂。凭其特有的气质，独摘天下第一美女桂冠。冥冥之中命运将她周旋于虎狼之隙间，在四处弥散着淫荡，糜烂和兽性的气息中，她哭泣的心慰藉着两个可歌可泣的真男人。是男人可悲，还是女人可恼……演绎出一场荡气回肠，哀婉凄美的人间血情。



游离在大男人股掌间的天下

第一美女

西施

董云卿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充满肉欲、仇恨、贪婪和血腥杀戮的畸形舞台上，飘然着一张美艳绝伦的容颜，其撩人勾魂的黑眸，娇嫩如玉的肌肤，玲珑有致的身姿，洋溢着无限妖娆妩媚，令人意乱情迷，为之颠狂。凭其特有的气质，独摘天下第一美女桂冠。冥冥之中命运将她周旋于虎狼之隙间，在四处弥散着淫荡，糜烂和兽性的气息中，她哭泣的心慰藉着两个可歌可泣的真男人。是男人可悲，还是女人可悯……演绎出一场荡气回肠，哀婉凄美的人间血情。

西 施

XI SHI

作 者 董云卿

责任编辑 李春兰

封面设计 武晓强

版权代理 刘 侠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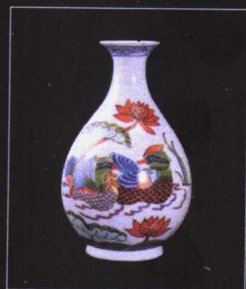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07-05423-8/I·758

定 价 22.00 元

龙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

目 录

第一章 性 奴 (1)

那狱卒跨前一步,猛地踢翻了勾践手中的粥碗,厉声骂道:“不识好歹的贼囚,死到临头,还摆什么国王的臭架子。爬下,像狗一样把地上的粥舔干净……”

他满是胡茬的大嘴,一下子叼住了那粒红玛瑙,像婴儿似的疯狂地裹卷着,吸吮着。一双手不安分地向她光滑平坦的腹部、丰满肥腴、富有弹性的双臀进击,渐渐地滑向了那片神秘的地带……

第二章 梦 缘 (33)

他要尽快地进入她的身体。他知道,只有当两个人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时候,才算真正的彼此拥有……

西施开始呻吟了,她双手死死地抱住了范蠡的后背,脸色潮红,星眼迷离,鼻尖上渗出了细碎的汗珠……

第三章 绝 色 (75)

夫差究竟有多少力量,有多少精力?他竟能通宵鏖战不怠?在他的引导下,他们一式一式地演练下去……

郑旦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但是她却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舒适,一种腾云驾雾,飞登极乐的轻飘飘的美感。

第四章 媚 舞 (103)

西
施





对忠臣义士和英雄伟人的爱戴和敬重,大约是不受国界限制的。人心,是个多么微妙复杂的东西,许多时候,连自己都驾驭不了它。

第五章 说 客 (127)

每当他赤裸着干瘦的身子,骑在这些少女们柔嫩丰腴的胴体上,就变成了一头凶悍的猛兽,又啃又咬又撕又抓,疯狂地蹂躏践踏,像是在不顾一切地发泄着胸中的仇恨。

第六章 玉 露 (161)

从太子友一跨进这个小院,郑旦便从窗口看见了。她像个多年来一直守株待兔的猎人,终于逮到一只野物,兴奋的心口“咚咚”乱跳。她急忙脱去衣衫,跳下了汤池。她要在这个特别能撩人心痒的场所接待他。

第七章 靡 情 (189)

痴痴地看着这一幕的小捷鸢,心里酸酸的。她笑了,眼里却噙着泪水。这个世界上,还有哪对夫妻,能比得了这对至亲至爱的情侣?

第八章 颜 泪 (215)

英雄走了,一缕忠魂一步三回首地含恨散去,带着对他挚爱的这片热土的深深依恋之情,飞升入那渺渺无涯的太空。

第九章 桂 冠 (239)

太子友面向西北双膝跪下,声音悲怆而又凄厉地喊道:“父王,你不该不听伍太师的忠告,不该轻信勾践这





第一章 性 奴

那狱卒跨前一步，猛地踢翻了勾践手中的粥碗，厉声骂道：“不识好歹的贼囚，死到临头，还摆什么国王的臭架子。爬下，像狗一样把地上的粥舔干净……”

他满是胡茬的大嘴，一下子叨住了那粒红玛瑙，像婴儿似的疯狂地裹卷着，吸吮着。一双手不安分地向她光滑平坦的腹部、丰满肥腴、富有弹性的双臀进击，渐渐地滑向了那片神秘的地带……

1

在水网纵横、花木扶疏的姑苏城的东北部，在这片车马辐辏，舟楫穿梭，人流如鲫的最繁华的地段，高大雄伟、巍峨壮观的吴王宫昂然矗立在天地之间。层楼重阁，飞檐斗拱，金黄色的琉璃瓦顶配以暗红色的花岗岩宫墙，显得格外庄严肃穆。在初秋艳丽的阳光映照下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。设计典雅而又精巧的宫殿的尖顶，挺拔高耸，直插入碧空白云之间，傲然俯视着脚下那个忙碌而又纷乱的世界，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，有意地挺直了铜打铁铸般的胸膛，向人们显示着他的雄豪威严和不可一世。

大殿之内，更是富丽堂皇，金碧相射。粗可合抱的一根根圆柱上，龙蟠凤舞。四壁雪白锃亮，耀人眼目。一溜半人高的墙

西施





西 施

· 游 离 在 大 男 人 股 掌 间 的 天 下

第 一 美 女

2

裙，处处金雕玉饰。高轩敞亮的穹顶上，镶银嵌珠，七彩斑斓。整个大殿，彻里彻外都显示着这个东南大国的富有、繁荣和强盛。

此刻，宫殿的主人——吴王夫差正威势煊赫地高坐在正北的王位上。他那刀刻一般棱角分明的方脸上，冷冰冰的毫无表情。一副浓黑的剑眉微微上挑，剑眉下那双灼灼如炬的大眼半眯着，稍有闪动，便有电光石火般的两束冷光迸射而出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刚刚修剪过的硬扎扎的髭须，密匝匝地围满了他的嘴巴和两腮，显示着一种刚毅、自负和傲岸不羁。

王座下面，他的文臣武将们分作两列，左右两边雁序而立。他们刚行过早朝舞拜之礼，此时正满怀敬畏地静候他们的君王开口说话。满大殿里寂然无声，一片静谧，大臣们甚至连自己那“咚咚咚”的有节律的心跳也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传乱臣贼子勾践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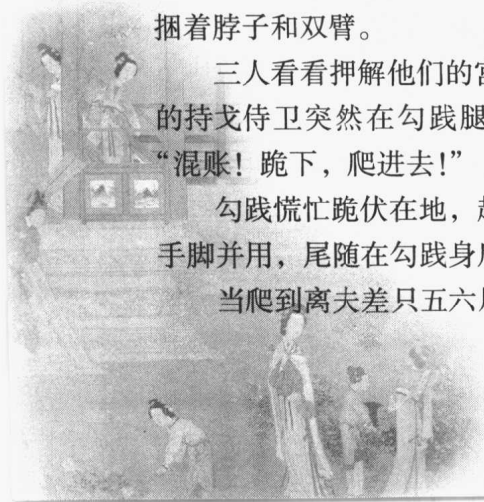
夫差突如其来的一声怒吼，打破了大殿里死一样的沉静，丹墀内肃立的人们，禁不住浑身打了个激凌。

大殿门前，踉踉跄跄地走来了三个形容狼狈的囚俘。越王勾践居中，他蓬首垢面，上身赤裸着，只穿着一条粗布长裤，草绳系腰。一条粗大的麻绳缠绕着脖颈和双臀，以示服罪。他的左边是越国的王后，勾践的结发之妻刘氏。右边是上大夫、右丞相范蠡。两人都穿着零乱肮脏的葛布麻衣，右臂袒露，同样用麻绳虚捆着脖子和双臂。

三人看看押解他们的宫殿侍卫，正要蹒跚入殿。一个虎狼般的持戈侍卫突然在勾践腿弯处狠狠地踢了一脚，粗暴地骂道：“混账！跪下，爬进去！”

勾践慌忙跪伏在地，越后、范蠡也无可奈何地匍匐下身子，手脚并用，尾随在勾践身后，一步一步地向前爬去。

当爬到离夫差只五六尺远的时候，勾践以额碰地，蹦蹦地嗑





了三个响头，干哑着嗓子禀道：“罪臣勾践偕贱内刘氏及陪臣范蠡叩见大王，恭祝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说完，他那细长的脖颈深深地弯了下去，那张瘦长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庞无力地垂着，几乎要埋进自己那瘦骨磷峋的胸膛里。

夫差眯缝着双眼，鄙夷地看着眼前这具猥琐丑陋的，正在瑟瑟发抖的躯壳，看着那张拼命低垂的，似是有意伪装出来的诚惶诚恐、可怜兮兮的面孔，只觉得令人作呕，愈加憎恶。

这便是吴国不共戴天的仇敌，这就是我夫差的杀父仇人！

曾几何时，他还是那样猖獗，那样张狂，那样飞扬跋扈。如今却跪倒在我夫差的脚下，成了向我摇尾乞怜的可怜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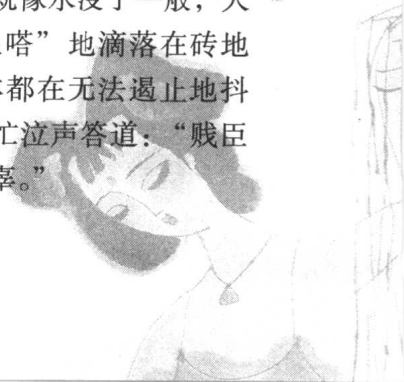
“哈哈，哈哈……”，夫差突然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枭鸟似的狂笑。笑声未落，他却倏然收敛了笑容，脸色铁青，双目中喷射着毒火，右腮上的肌肉在一搐一搐地颤抖，整个面部变得狰狞可怕。

他霍地从王座上站了起来，一下子扯出了腰中佩剑，右手紧紧地攥着这柄寒光四射、冷气逼人的龙泉宝剑，走下丹墀，向勾践一步步逼近。他要手刃这个杀父仇人，像宰一条落水狗一样痛快地宰了他，以告慰先王的在天之灵。

但是，就在他将要举剑的刹那间，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。大国之君，千金之体，杀一条癞皮狗岂用自己动手？再说，不谏而诛，在庙堂之上行戮，也有失王者风范。于是，他强压怒火，将利剑缓缓地插回剑鞘，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回到了王座上，沉声问道：“勾践，你可知罪？”

勾践此时早吓得遍体冷汗，散乱的鬓发就像水浸了一般，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面颊、下巴，“叭嗒叭嗒”地滴落在砖地上，润湿了碗口大小的两大滩。四肢和躯体都在无法遏止地抖动，簌簌乱颤如同三秋败叶。听夫差问话，忙泣声答道：“贱臣勾践自知犯有弥天大罪，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。”

西施





西 施

• 游
离
在
大
男
人
股
掌
间
的
天
下

第
一
美
女

4

“今日既成阶下之囚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”

“勾践罪孽深重，今日我夫妇君臣特向大王肉袒请罪。大王欲治贱臣之罪，虽千刀万剐亦是罪有应得，死而无怨。若蒙大王赦免死罪，便是勾践再生父母，今生今世愿做狗做马，侍奉孝敬大王一辈子。日后若违此誓，必遭天公雷殛。”

听着他锥心泣血般的忏悔和信誓旦旦的许诺，夫差的满腔怒火已消了一半，而心中的鄙视和厌恶却有增无减。他神色稍微平缓了一些，环视了一下文武大臣们，问道：“众爱卿，你们看该怎么处置？”

闻声遽落，武将班中为首的太师、相国伍子胥挺身而出，朗声奏道：“大王，臣观勾践这厮，长颈鸟喙，鹰视狼步，为人阴险刻毒，轻若寡信，是豺狼蛇蝎一类人物。今日不杀，必养虎贻祸，后患无穷。愿大王为吴国江山社稷计，凌迟此贼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心腹大患。”

听着伍子胥铜钟一般震得满大殿嗡嗡乱响的话声，跪在勾践身旁的范蠡只觉得心中格登一下，就像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揪了一把。他偷偷地斜睨了一眼，只见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军身躯高大，腰板挺直，满头鬓发和飘洒于前胸的大把胡须已经苍白如雪，而面色却仍红润光滑，目光炯炯如两柄利剑。周身都透出一股年轻人也少有的生机勃勃的英挺之气。心中恨恨地骂道：“煞星、凶神，今天若过不了他这个鬼门关，‘复国大计’将全盘落空，此生休矣，越国休矣。”

正在胡思乱想，却见文臣队中的领班，太宰伯嚭出列，趋前一步躬身奏道：“启禀大王，自古以来，明君皆以仁德治天下。臣闻圣人云，仁不杀俘虏，义不灭降国。如今勾践肉袒来降，负荆请罪，已成案上之肉，网中之鱼，瓮中之鳖，对我吴国已毫无威胁。大王乃万民称颂的仁德圣明之君，何必为杀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囚俘，自毁千秋英名呢？”



“胡说，纯是一派胡言。伯嚭所言之仁，乃妇人之仁，误国之仁。如今的越国，乃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；眼下的贼囚勾践，是一条蛰伏的毒蛇，春雷一响，气候转暖，必定出洞伤人。大王万不可操妇人之仁，铸千古大错。臣以为，今日务必诛杀勾践，将越国国土划为若干郡县，并入吴国版图。则吴越之争从此平息，吴越之民归为一家，永享太平。”伍子胥一边说着，已经怒气上冲，胸脯鼓荡的一起一伏。伯嚭却仍然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大王还须三思，应以霸业为重。杀死勾践，只须举手之劳。但杀戮降俘，却有违人道，失尽人心。而失人心者失天下，以后列国诸侯，即使只剩百骑，也要拼个鱼死网破，谁还肯束手来降？”伯嚭素善察颜观色，揣摸人心，早就知道夫差久有称霸天下的雄心。因而了了数语，便说的夫差怦然心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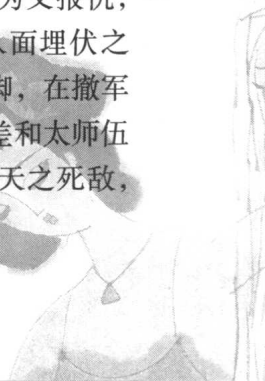
伍子胥见夫差仍在犹豫不决，深怕他被伯嚭说服，顿时急得额上青筋暴跳，胸中血脉贲张。情急之下，突然暴雷一般断喝一声：“夫差，你忘记了杀父之仇吗？”

这一声喊，真如三月雷霆，有惊天动地，震聋发聩的千钧之力。夫差被震得浑身一颤，触电似的从王座上弹跳起来，垂手而立，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：“诺，夫差永不敢忘。”

一边机械地回答着，脑子里却急速地映现出了三年前那凄恻惨烈的一幕。

吴国与越国是世仇，数十年来，两国之间的战争和仇杀一直连绵不断，不是你攻我，就是我伐你。夫差的祖父，便是在一次对越战争中，死于越军的流矢。三年以前，越国先王允常病死，勾践即位。夫差的父亲，吴王阖闾乘越国新丧，决计为父报仇，举倾国之兵攻打越国。不料携李一战，中了越国的八面埋伏之计。在混战中，吴王阖闾被越将灵姑浮一刀剁掉了右脚，在撤军的路上，终因流血过多而死。临死之前，他把太子夫差和太师伍子胥叫到面前，喘息着说道：“越国是我吴国不共戴天之死敌，

西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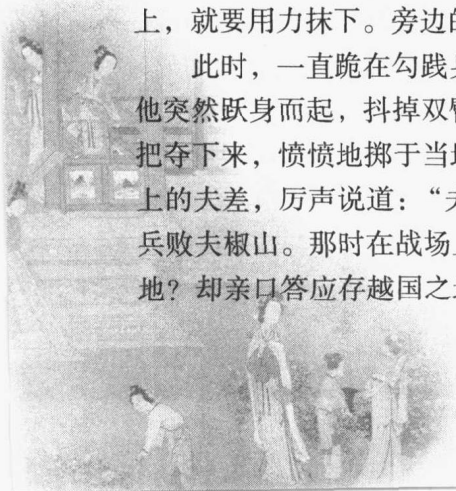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定要报此血海深仇。”至今，父王那燃烧着仇恨之火的眼睛，那因巨痛而扭曲了的苍白如纸的面孔，还清晰地烙印在夫差的脑海里，历历如在眼前。夫差继位当了国君之后，发誓要消灭越国，杀死越王为父亲报仇。他每日身不解甲，枕戈达旦，亲自在校场操演兵马。他命人在姑苏山一块巨石上刻下了“夫差，你忘了杀父之仇吗”十个大字，涂以红漆，时时警醒自己。每日练兵之前，伍子胥带领千万将士，山呼海啸一般高声斥问：“夫差，你忘了杀父之仇吗？”每当此时，夫差总是悚然心惊，垂手肃立，战战兢兢地泣声回答：“诺，夫差永不敢忘！”适才伍子胥的一声暴喝，正是这一往事的重演，不仅唤回了夫差的千仇万恨，也在众大臣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。大殿中霎时骚乱了，文臣武将们纷纷喊道：“杀死他！”“杀死这条疯狗，”“为先王报仇，为吴国报仇！”

夫差双眼发红，死死地盯着脚下的勾践。现在，仇人就在自己的脚下，该是报仇雪恨，告慰父王在天之灵的时候了。他不再犹豫，对勾践冷冷说道：“寡人念你亦为一国之君，本欲放你一条生路，饶尔不死，但先王在天之灵不答应。”说着，“刷”地抽出佩剑，“哐啷”一声扔到勾践面前：“你可免受刑场被戮之辱，就用这柄宝剑自裁吧。”

勾践绝望了，他抬起头来，两行热泪纷纷滚落，乞怜般地看着夫差，再看看伯嚭，终于用抖抖的双手拾起利剑，横到脖子上，就要用力抹下。旁边的越后惨叫一声，突然昏厥倒地。

此时，一直跪在勾践身后的范蠡早已怒火中烧，忍无可忍。他突然跃身而起，抖掉双臂上虚捆的绳索，将勾践手中的宝剑一把夺下来，愤愤地掷于当地。然后挺立于大殿当中，直视着王座上的夫差，厉声说道：“夫差，你为父报仇，兴师伐越，我君臣兵败夫椒山。那时在战场上，你为何不靠真刀实枪，置我等于死地？却亲口答应存越国之地，免我君不死，来吴国为奴三年。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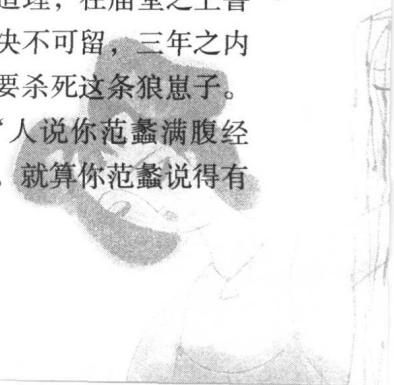
因有尔金口承诺，我君臣才自缚来降。不然我等血染沙场，烈烈而死，岂能自投罗网，受此奇耻大辱？”说着，他睥睨地扫视了一下大殿里的文武群臣，又继续说下去：“草泽之民，闾巷布衣，也都讲究‘信义’二字，说道‘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’，‘大丈夫一诺千金’。我曾听说，吴王乃当今世上独步天下的大英雄，顶天立地的伟丈夫，想不到竟是一个反云覆雨，出尔反尔，连一介草民都不如的小人。是一个靠阴谋伎俩诓骗我君臣入吴的鼠窃狗偷之辈。‘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’。大王身为大国之君，东南露主，如此不守信用，不光明磊落，不知将何以统驭万民，取信诸侯？今日你杀我君臣如拾草芥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从此以后，大王言而无信、阴鸷卑鄙之名将不脛而走，为百姓不齿，诸侯嘲笑，万世唾骂，臣诚为大王羞也。再说，携李之战乃我范蠡一手策划，统筹指挥。你父王兵败身亡，其罪主要在我，要杀，应先杀我范蠡才是。”

范蠡慷慨激昂一席话，句句犀利如投枪匕首，深深地刺疼了夫差的自尊心。文武大臣们个个听得心惊肉跳，皆以为吴王马上就会暴跳如雷。大殿里又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沉寂。

夫差不能不承认，范蠡说得颇有道理。越军夫椒山兵败之后，越王请降。自己确实答应过赦免其死罪，让其到吴国为奴三年。今日杀他，等于自食其言，授人以柄。靠阴谋诡计诱杀降俘，岂是我堂堂吴王所为？反正这些人已成了我的囚奴，以后找个理由随时可以杀掉，何必非在今日不可。想到这里，他抬眼看了看伍子胥，见这位老太师半闭着双眼，脸上已没有了刚才那一团杀气。其实，伍子胥也觉得范蠡所言不无道理，在庙堂之上鲁莽地杀死勾践，确有失信于人之嫌。但此人决不可留，三年之内一定要除掉他，明杀也好，暗杀也好，反正要杀死这条狼崽子。

夫差盯视范蠡良久，忽然嘿嘿一笑：“人说你范蠡满腹经纶，多谋善战，想不到你还巧舌如簧。好吧，就算你范蠡说得有

西施





理，我夫差遵守前诺，今日不杀勾践。就让他为吴为奴，为我养马三年。不过，尔等要小心，若暗蓄谋逆之心，有半点不规，我夫差可要随时砍掉你们的脑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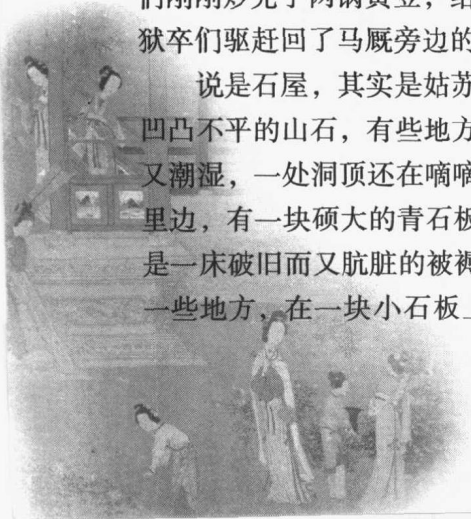
二

当秋天的太阳变得又红又大，像一个大红灯笼，悬浮在一片橘红色的云海之中，最后猛地哆嗦了一下，突然坠落到那片峥嵘而又苍茫的大山背后的时候，夜的帷幕开始缓缓地垂落。远处的峰峦、丛林和群山中那些亭台楼榭等各式建筑，都变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灰暗。各种鸟雀停止了欢悦的啁啾鸣唱，纷纷归巢。蛰伏了一天的野狼、山猪、狐狸等昼伏夜出的走兽，却开始活跃起来，在山林旷野中到处蹿动、觅食。

一弯新月倒挂在黑黢黢的山峰顶端，在淡淡的云影中徘徊游移。满天的星斗，就像谁顺手撒了一把碎琼乱玉，不规则地散布在黑色的夜幕上，璀灿闪光。夜风自西北方袭来，穿过狭长的幽谷、密密的松林，发出了一阵阵尖厉的让人发痒的呼啸。

勾践、越后、范蠡整整忙碌了一天，喂马、饮马、到山坡上溜马、洗刷马身，打扫马厩，这些从未干过粗活重活的越国贵族们，早已经累得腰酸背疼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难受。现在，他们刚刚炒完了两锅黄豆，给四匹御马拌上最后一顿草料，便又被狱卒们驱赶回了马厩旁边的一间石屋内。

说是石屋，其实是姑苏山崖上的一处很大的岩洞。四壁都是凹凸不平的山石，有些地方乱石嶙峋，尖利如刀。山洞里阴暗而又潮湿，一处洞顶还在嘀嘀嗒嗒地滴落着渗漏的山泉。靠山洞的里边，有一块硕大的青石板，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，稻草上是一床破旧而又肮脏的被褥，这便是勾践夫妇的铺位。靠外稍远一些地方，在一块小石板上同样铺了杂草，这是范蠡睡觉的地



西施

方。男女三人同囚一室，夜来不免有些尴尬。但是做为生死未卜的囚俘和马奴，他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了。

勾践大口喘息着，脱下身上满是汗渍的囚服，狠狠地摔在草铺上，一屁股蹲了下去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怒愤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，这是狗窝，这是猪圈。唉！这非人的日子怎么过，还真不如死了的好。”越后刘氏蹲在勾践的身后，轻轻地为他揉捏着双肩，垂着背，却无法接言，只能跟着长吁短叹。

范蠡连忙上前劝解道：“大王请息怒，千万要忍得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第一关我们不是闯过来了吗？只要咬牙挺下去，我们总有出头的一天，到那时复国雪耻就有望了。”

勾践抬眼看看范蠡，眼神里充满了感激，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暖意。眼前这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，本是楚国人，来到越国为臣，却能忠心耿耿，生死相随。这次去国千里，来吴为奴，是他主动请缨，伴随自己冒死前来。他感到奇怪，在这个年轻人身上，究竟蕴藏着多少智慧，多少胆识，多少能量？前几天，在吴国的朝堂上，若不是他不避斧钺，力挽狂澜，独撑危局，自己怕是早做了夫差的刀下之鬼了。

勾践深深地舒了口气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像是对自己，又像是越后说道：“少伯（范蠡字）说得是，无论如何得忍下去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活着回到越国，复兴祖宗基业，报此深仇大恨。”

洞口的铁栅栏门子哗啦啦响了，一个狱卒提着瓦罐子走进来，嘴里骂咧咧地喊道：“贼囚们，吃饭了。”

范蠡慌忙起身，先为勾践盛了一碗，又为越后盛上一碗，轻声说道：“大王、王后，请用餐吧。”“什么大王、王后，狗屎。这里只有囚俘，贼奴才。”那个狱卒接口骂着，话声里充满了仇恨。





勾践端起了那个粗瓷碗，一股酸臭味直冲鼻腔。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看，又是一碗用霉谷烂米和着山菜熬成的黑糊糊的稀粥。不禁轻叹一声，皱起了眉头。虽然肚子里早已饥肠漉漉，可是这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实在难以下咽。正在犹豫，不料那狱卒猛地跨前一步，一脚踢翻了勾践手中的粥碗，厉声骂道：“不识好歹的贼囚，死到临头还摆什么君王的架子？告诉你，大王暂不杀你，就是让你受牛马之罪，吃猪狗之苦，然后再一刀宰了你。你是我们吴国的仇敌，死对头。多少吴国的儿郎死在你们越人之手，我的亲弟弟就是几个月前，在战场上被你们越人砍掉了脑袋。我恨不得亲手扒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爬下，像狗一样把地上的粥舔干净。”勾践胸膛里的怒火在一阵阵上冲，双手攥得格叭叭直响，他真想扑上去，将这个狐假虎威的混蛋狠狠地扼死。但他看看范蠡暗中递来的眼色，只好拼命地把火气压下去，慢慢地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地舔食着地上的粥饭。

越后刘氏呆呆地端着粥碗，双眼中含满了屈辱的泪水。她不忍心看丈夫这忍辱含垢的一幕，只好把头扭向了一边。谁知那狱卒又走到了她身边，不阴不阳地说道：“嘿嘿，美人儿，你也不想吃吗？看你这一身又白又嫩的肥肉，多馋人那。那都是喝越国百姓的血长的，也该吃点猪狗食减减肥了。”说着，一只手竟从刘氏的领口处插了进去，在她那肥腴丰满的乳房上放肆地抚摸揉搓。

说是要忍，如此不堪的羞辱谁能忍受得了？勾践忽地爬起身来，就要扑上去。范蠡却抢先一步冲了过来，一伸手叼住了那狱卒的手腕，微微一用力，那家伙早杀猪一般尖嚎起来。范蠡却不动声色，脸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这位军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马奴也是人，不是畜牲。你们吴国的军队莫非没有军纪？你如此肆意妄为，我明日若告知伯嚭太宰，该怎么处置你呢？”一提到伯嚭，那狱卒也知道他是朝廷中一直主张不

